

# 話說「百分之八十」

陳安



我兒子上過的紐約斯泰文森高中就是一所富有音樂氣氛的學校。該校除設置音樂課外，還組織學生們課餘參加合唱團、管弦樂隊和銅管樂隊，每學期舉辦一次大型音樂會，家長們都應邀出席，我記得我曾為其水平之一般而感到驚訝。他們的音樂老師是從大都會歌劇院請來的，有一次布置的作業是寫一篇古典音樂樂評，為此，我專陪兒子去卡內基音樂廳聽了一場音樂會，他選貝多芬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寫了一篇評論。貝多芬在其「最光明的日子」裡寫下此曲，表達了愛情的喜悅，旋律明澈柔美，至今是我們父子倆最愛的樂曲之一。

其實，不管那「百分之八十」能否聽懂，他們能去聽，就不是壞事。欣賞古典音樂是一種藝術享受和心靈陶冶，即使聽不懂也可以感受文明氣息，從而知道在那些燈影幢幢、群魔亂舞的娛樂場所之外，還有著肅穆、高雅的音樂殿堂。有的人開始聽不懂，卻被激起了學習、求教、再聽的熱情，結果越來越聽懂了，越來越愛聽了。人的素質，往往就是在雅興中得到的提高。整個社會的素質的提高，也有賴於典雅的藝術、文明的氛圍。可以設想一下，假如那「百分之八十一」都因為「聽不懂」而去蹦迪、去打麻將了，音樂廳座位有百分之八十聽不懂的，那將給我們預示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前景呢？

要知道，凡是歷史用時間作鋸條割去的東西，憑你用任何想像和推斷的焊條去彌合，都不再是其本質。你可以這樣「焊」，別人也可以那樣去「焊」。既然是各取所需的隨心所欲，那麼人們都還是願意按自己的認識去構想。因此一萬個人對李白就該有一萬種看法和結論。譬如我生吧，就認準了李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曾侄孫。我是從生存條件去聯想和推斷的。李白從二十五歲（開元十三年）起「仗劍去國，辭親遠遊」，直到六十二歲（寶應元年）去世。將近四十年間沒回過故鄉。其間李白如開雲野鶴一般漫遊，不打工，不倒賣倒賣商品，也不是簽約作家，這兒「斗酒十千恣歡謔」；那兒「吳姬壓酒勸客嘗」，如此高消費，沒有富厚的靠山和一定的經濟實力作後盾是難以支撐的。

那麼靠山是誰？實力何來？郭沫若認為是其父李客和坐莊於九江、三峽的兄弟。不錯，李白的父親和兄弟都是大富商，以其資產養上幾十個閒人絕沒問題。但李白不是閒人，而是「仙人」，他雲遊四方，一頓千餡。自從別家到辭世，再沒回去過。再濃的親情也疏遠了，憑了李白的傲骨，是絕不肯向家人伸手的。另外，限於當時的交通、郵遞和貨幣流通條件，「五嶽歸來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的李白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家鄉這根繩帶。於是後來的研究者又推測出李白的多種生存方式：如有從《與吳少公書》「窮與鮑生賈，飢從漂母食」的詩句裡找到了蛛絲馬迹，猜測李白有吃軟飯之嫌，是靠兩次入贅宰相家門為婿，獲得了田產、房產和陪嫁，然後靠房租租戶，或當舖典押來維持生活的。

我認為以上推斷都無法讓人信服。首先，李白是一個敢於以生活經歷和感受入詩的詩人。但翻遍他的詩句沒有這方面詳盡的記載。至於「混迹漁商」，「窮與鮑生賈，飢從漂母食」的詩句，我認為可以從多角度理解。依我個人愚見，一個深入民間採風，遊歷名山大川的詩人會與各色各類人等打交道，用混迹這兩個字非常貼切。但去漁民、商賈中採訪和直接漁利經商是天壤之別，不能混淆。至於詩人遊到了山無鳥行迹，村有犬吠聲的窮鄉僻野，口渴肚飢，為了把壯麗事業進行到底，出於求生本能，向路過的人借點食物，或向溪邊洗紗的漂母討一餐飯吃是很正常的。現今很多「驢友」們都有過此種行為。至於說李白靠「倒插門」方式巧獲資產，並通過物業經營賺取流動資金的說法可能就更站不住腳了。

（上）

# 玲君的研究集

許定銘



幾個月前我在這裡介紹玲君（一九一五至一九八七）的《綠》（上海新詩社，一九三七）時，已知道有《玲君詩集》（綠）及其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這本書，託人尋訪許君，直到今天書才空運送到。由玲君的女兒白以眾、白以眾及外孫女范昕合編的《玲君詩集》（綠）及其研究是六十二開本，凡十八萬字，全書分為《詩人作品》、《生平·研究》和《紀念文章》三部分。《詩人作品》中，除收了玲君的親友所撰的研究和紀念文章，全是第一手資料，是我等書蟲及「粉絲」夢寐以求的。此書最特別的地方是詩人玲君（白汝瑗）在《詩人作品》後寫了篇《後記》，說他已把《詩集》埋在心底多年，而《綠》也在他的生命歷程中逐漸褪色的。一九八〇年代，他的侄兒白以龍在牛津大學進修時，發現了香港兩所大學合編的《現代中國詩選》（一九七一至一九九二）內收進了他的詩，才勾起他重印《綠》的念頭。這篇《後記》寫於玲君去世前一年的一九八六，是什麼原因書要拖到二十年後的二〇〇六才能出版？此中一定有耐人尋味，卻又不足與外人道的悲哀！翻開版權頁一看，如此好書才印一千本，難怪要託了幾個人才找到！

新組建的國家女排在五、六月份參加了十六場國際比賽，取得了十二勝四負的成績。這個「摸底考試」的成績雖不能用「驕人」來形容，但看她們比賽，仍感到鼓舞。這支隊伍，除李娟年齡稍長以外，各主力隊員都是二十一、二歲的姑娘。被媒體稱為「天才少女」的惠若琪，一九九一年生，身高一米九，攻防兼備，她是打主攻位置的。在瑞士精英賽中，被國際排聯評為接一傳（即指接對方發球）的最佳選手。參加過雅典奧運會的原女排隊員，在新隊伍裡已不見蹤影。北京奧運會前後成長起來的兩個副攻手薛明和馬蘊雯，如今被媒體稱為「雙塔」，在各場比賽中都有不俗表現，特別是身高有一米九三的薛明，在瑞士精英賽裡，扣球的成功率居各隊中樞之冠。

新女排的主教練是蔡斌，他原為中國國家青年女排的教練，比陳忠和小九歲。不僅年富力強，出身於男排二傳手的蔡斌早被人稱為「智多星」。他的執教理念是要適應世界排球全攻全守的潮流。他將中國隊的頭號「炮手」王一梅（人稱「大海」）改打「接應二傳」就是為了增加隊伍的攻擊性。我看的十一場比賽中最精彩的有三場。在崑山和古巴隊一戰，中國隊先失兩局，而後反敗為勝，贏得艱苦，但打出了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氣概。在瑞士精英賽的半決賽中，迎戰意大利，雖以零比三敗北，但三局一共只輸了六分。第一局拚至三十一比二十九，你來我往，扣人心弦。最後一場是和荷蘭隊爭奪季軍，面對荷蘭的高大選手，中國隊頻頻使用吊球至空位，對方往往措手不及，這是一場技巧和力量的對決。

新隊伍畢竟是新隊伍，「嫩」的弱點難以掩蓋。第一次面臨如此大賽，蔡指導自己而言緊張，就更不用說新隊員了。到了關鍵時刻，隊員發揮「失常」，幾乎每場都可以看到。中國隊的「軟肋」——缺乏勢大力沉的高點扣殺，並沒有根本改變。「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我們的「小諸葛」蔡斌不得不勉為其難。這次瑞士精英賽，冠亞軍分別為巴西和意大利所獲，人家都還雪藏了好幾名主力隊員。中國隊位列第三，成績雖還說得過去，但普遍認為，目前中國隊水平在世界上只能算第二梯隊。有的批評很尖銳，有說蔡斌的執教理念根本行不通，也有把中國隊的幾場失利稱之為「敗筆」，這些話，是言早了，言重了。我以為，蔡指導的大方向沒有問題，啓用高大隊員，突出技術優勢，兩手都要抓。日本隊技術不可謂不細膩，作風不可謂不頑強，就是吃了身高的虧。中國隊的「材料」是好的，只是加工還欠火候。三年之後，在倫敦奧運會上，中國女排要實現「保三爭一」的目標，當不是癡人說夢。

時下，名人打個噴嚏就有人究根問底，以至妙筆生花地作成文字。名之下，李白作為「文物」級的超級名人，其家世、出身自然就和UFO、神農架野人一樣惹人關注，誰都想破解這個千古之謎。「八旗子弟」寄望由此找到「將門出虎子」的佐證；平頭百姓則希望得到「寒門出奇才」的慰藉……

遺憾的是，這位「日試萬言，倚馬可待」的詩人似乎存心與世人為難，對自己的家世和出身「猶抱琵琶半遮面」，始終沒作過清楚的交代。害得文史界為此不知寫禿了多少人頭和筆頭，終無蓋棺之論。按理說李冰陽是最有資格拍板的，他作為李白的族叔，在詩人瀕瀕之際代錄其口授，出了《草堂集序》。據言而記的白紙黑字寫着李白：

「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李暠九世孫」、「中葉非罪，謫居條支」。但范正不買賬，在《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中冒出一句「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從此，「謫居條支」和「竄於碎葉」成了分辨焦點。但閱完李白全詩卻發現他在詩集中親筆交代的出身地與二人所言大相逕庭，可列出的有四處：《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說：「我家紫雲山（今四川省）」；《寄東魯二稚子》說：「我家寄東魯（今山東省）」；《上張相鎬，其二》說：「我家隴西人（今甘肅省）」；《上裴書》說：「我家金陵」（今南京市或魏金陵）。可見李白對自己家世和出身很不負責，完全是東一榔頭西一棒。作為生於其後的研究者們，在文獻不足，譜牒難求的境況下，當然只能以執著為針，靠想像作線，通過猜測和推斷把相關的斷點和印痕盡意地聯補了。陳寅恪算一位高手，他於本世紀初一別常論地提出：李白「其先世於隋末由中國謫居於西突厥舊疆之內」，因而「其人之本為西域胡人」。詹英隨之唱和，擺出了數則旁證。此論倘得成立，定是一輪衝擊波。因為就此之後，李白將成為中國歷史上文學名家中唯一的「歸國華僑」和「混血兒」了。

堂堂「詩仙」居然也「出口轉內銷」，這是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一種殘酷和嚴峻。於是首先有楊憲益提出疑問，然後疊列一大堆的論據把李白定為「氏人」。其後有史學權威郭沫若開炮，出語幾近於批判：「我們首先要問：如果李白是『西域胡人』，入蜀時年已五歲，何以這位『胡兒』能迅速而深入地便掌握了漢族文化？」「陳氏不加深思，以訛傳訛，肯定為因罪竄謫，他的疏忽和武斷，真是驚人」。有意思是郭沫若對陳寅恪作了言詞擊斃地否定之後，自己卻未就此作出任何結論，這不知是權威的疏忽，還是權威的高明？

直到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六日蘭州大學張書城在歷覽百家，重新考證歸籍的基礎上，才在《光明日報》上公布了新論點，把李白歸為西漢李廣、李陵，北周李賢，隋朝李穆一系的後裔。但僅隔十二天，十月二十八日台灣學者鍾吉雄在《台灣時報》刊文，推認李白為唐太宗李世民的曾侄孫……

時至今日，圍繞李白的家世和出身，你方認定我否定，一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景象。真個是「雲深不知處」了。對此何東平歸之為：「一連串的家世大事，李白終身保密」。倘如何所言，我真不知該用聰明絕頂，還是用殘酷至極去評價李白。因為他在巧理伏筆，首創了「模糊效應」之後，便在不斷地難倒和否定中槍斃了一代代註家學和學者，同時又造就了一代代註家學和學者。這就等於造一種人造的非基因繼承法形成了香火延續，把一個後人永遠無法解開的死結設定為詩壇的論題，讓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持續爭辯始終圍繞詩人留下的謎底打轉轉，實現了嗣絕而

時黑帽子幾乎觸地的情景被拍照下來了，見證中華民族一段深黑的歷史。奇怪的是，極左路線雖然已被否定，可是很多重要的辭書（如《辭源》、《辭海》）在詮釋「帽子」時，卻迴避了這一令人心寒、憎恨的表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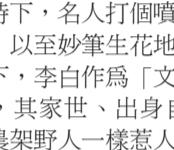
自古以來，社會還流行著另一頂無形的帽子，它的特點是用虛假的好話、名位來「拔高」別人，可稱之為「高帽子」。對此，辭書也沒有收入，但它早已存在於芸芸衆生的心目中。

高帽子其實是一種釣餌，當前最普遍的目的是騙人上鉤以獲取錢財。它的炮製者為了誘人中招，所拋出的名位極其崇高，文藝方面的就有「文藝大師」、「卓越專家」、「文壇英傑」、「世紀詩人」、「××大賽冠軍」等。為了增強欺騙性，他們還必定打出全國性的甚至世界性的、名字甚有氣勢的「組織」的旗號，蓋上紅彤彤的大印，發「通知」作「決定」，將高帽子拋出來。實際上凡神經比較正常或沒有醉酒的人一看就知，那些組織根本不可能存在，就算存在，也屬非法，所以不會上當。可是上當的人一定會有的，這種行騙方式就不會越演越烈了。近日筆者和一些朋友又收到兩頂

超級的高帽子。一是「世界×詩協會」授予「國際×級詩人的榮譽稱號」的「通知」。它說了一大堆好話，還說稱號的授予儀式將在一個著名風景區舉行，因此，除了要交納「終身會員費」外，還要交納「旅遊詩會會務費」。詩會組委會名譽主席並註明是一位開國元帥的侄孫，「詩人嘉賓」中有前些時因被報刊揭露真相而名揚天下的某「大師」。帽子高而靚麗，活動也很有吸引力。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研究院」授予「建國六十周年中國作家文學終身成就獎」的「決定」。文件下方還簽有介事地標明「抄報：全國人大常委辦公廳」，並標明「共六十份」，以示嚴肅和表明獲此稱號者的稀少。同時寄來的《評獎細則》宣稱，獎品為價值五千元鍍金寶鼎，但連證書工本費、評審費、通聯費、包裝費卻只收五百九十元——由此看來，組織者完全無利可圖，目的只是對文學事業作出奉獻。

遺憾的是，筆者和幾位朋友都是愚頑之輩，對這兩頂高帽子都無動於衷。但估計炮製者定有所斬獲，因為神經不怎麼正常和醉酒的人不少。

# 醉眼看李白



「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李暠九世孫」、「中葉非罪，謫居條支」。但范正不買賬，在《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中冒出一句「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從此，「謫居條支」和「竄於碎葉」成了分辨焦點。但閱完李白全詩卻發現他在詩集中親筆交代的出身地與二人所言大相逕庭，可列出的有四處：《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說：「我家紫雲山（今四川省）」；《寄東魯二稚子》說：「我家寄東魯（今山東省）」；《上張相鎬，其二》說：「我家隴西人（今甘肅省）」；《上裴書》說：「我家金陵」（今南京市或魏金陵）。可見李白對自己家世和出身很不負責，完全是東一榔頭西一棒。作為生於其後的研究者們，在文獻不足，譜牒難求的境況下，當然只能以執著為針，靠想像作線，通過猜測和推斷把相關的斷點和印痕盡意地聯補了。陳寅恪算一位高手，他於本世紀初一別常論地提出：李白「其先世於隋末由中國謫居於西突厥舊疆之內」，因而「其人之本為西域胡人」。詹英隨之唱和，擺出了數則旁證。此論倘得成立，定是一輪衝擊波。因為就此之後，李白將成為中國歷史上文學名家中唯一的「歸國華僑」和「混血兒」了。

堂堂「詩仙」居然也「出口轉內銷」，這是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一種殘酷和嚴峻。於是首先有楊憲益提出疑問，然後疊列一大堆的論據把李白定為「氏人」。其後有史學權威郭沫若開炮，出語幾近於批判：「我們首先要問：如果李白是『西域胡人』，入蜀時年已五歲，何以這位『胡兒』能迅速而深入地便掌握了漢族文化？」「陳氏不加深思，以訛傳訛，肯定為因罪竄謫，他的疏忽和武斷，真是驚人」。有意思是郭沫若對陳寅恪作了言詞擊斃地否定之後，自己卻未就此作出任何結論，這不知是權威的疏忽，還是權威的高明？

直到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六日蘭州大學張書城在歷覽百家，重新考證歸籍的基礎上，才在《光明日報》上公布了新論點，把李白歸為西漢李廣、李陵，北周李賢，隋朝李穆一系的後裔。但僅隔十二天，十月二十八日台灣學者鍾吉雄在《台灣時報》刊文，推認李白為唐太宗李世民的曾侄孫……

時至今日，圍繞李白的家世和出身，你方認定我否定，一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景象。真個是「雲深不知處」了。對此何東平歸之為：「一連串的家世大事，李白終身保密」。倘如何所言，我真不知該用聰明絕頂，還是用殘酷至極去評價李白。因為他在巧理伏筆，首創了「模糊效應」之後，便在不斷地難倒和否定中槍斃了一代代註家學和學者，同時又造就了一代代註家學和學者。這就等於造一種人造的非基因繼承法形成了香火延續，把一個後人永遠無法解開的死結設定為詩壇的論題，讓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持續爭辯始終圍繞詩人留下的謎底打轉轉，實現了嗣絕而

時黑帽子幾乎觸地的情景被拍照下來了，見證中華民族一段深黑的歷史。奇怪的是，極左路線雖然已被否定，可是很多重要的辭書（如《辭源》、《辭海》）在詮釋「帽子」時，卻迴避了這一令人心寒、憎恨的表項。

自古以來，社會還流行著另一頂無形的帽子，它的特點是用虛假的好話、名位來「拔高」別人，可稱之為「高帽子」。對此，辭書也沒有收入，但它早已存在於芸芸衆生的心目中。

高帽子其實是一種釣餌，當前最普遍的目的是騙人上鉤以獲取錢財。它的炮製者為了誘人中招，所拋出的名位極其崇高，文藝方面的就有「文藝大師」、「卓越專家」、「文壇英傑」、「世紀詩人」、「××大賽冠軍」等。為了增強欺騙性，他們還必定打出全國性的甚至世界性的、名字甚有氣勢的「組織」的旗號，蓋上紅彤彤的大印，發「通知」作「決定」，將高帽子拋出來。實際上凡神經比較正常或沒有醉酒的人一看就知，那些組織根本不可能存在，就算存在，也屬非法，所以不會上當。可是上當的人一定會有的，這種行騙方式就不會越演越烈了。近日筆者和一些朋友又收到兩頂

超級的高帽子。一是「世界×詩協會」授予「國際×級詩人的榮譽稱號」的「通知」。它說了一大堆好話，還說稱號的授予儀式將在一個著名風景區舉行，因此，除了要交納「終身會員費」外，還要交納「旅遊詩會會務費」。詩會組委會名譽主席並註明是一位開國元帥的侄孫，「詩人嘉賓」中有前些時因被報刊揭露真相而名揚天下的某「大師」。帽子高而靚麗，活動也很有吸引力。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研究院」授予「建國六十周年中國作家文學終身成就獎」的「決定」。文件下方還簽有介事地標明「抄報：全國人大常委辦公廳」，並標明「共六十份」，以示嚴肅和表明獲此稱號者的稀少。同時寄來的《評獎細則》宣稱，獎品為價值五千元鍍金寶鼎，但連證書工本費、評審費、通聯費、包裝費卻只收五百九十元——由此看來，組織者完全無利可圖，目的只是對文學事業作出奉獻。

遺憾的是，筆者和幾位朋友都是愚頑之輩，對這兩頂高帽子都無動於衷。但估計炮製者定有所斬獲，因為神經不怎麼正常和醉酒的人不少。

在全球金融海嘯的影響下，一些公司裁員減薪，白領們絞盡腦汁，很多職場白領開始採取各種辦法，充分利用自己的腦力賺外快。網上兼職就是他們抵禦金融危機自救的最佳方法之一。

「我兼職做的是網站，主要經營箱包，同時和朋友合開了一家小公司。收入雖然不能說很多，但是比我的工資要多出好幾倍。」在一家企業做主管的曹某說，自己平時業餘時間比較多，做兼職得到一些額外收入，通過開公司也結交了不少朋友。

目前，像曹某這樣除了本職工作外做兼職的白領日漸增多。在金融海嘯的影響下，各類兼職網站更是十分火爆。在中華英才、智聯招聘、工作吧等網站，近幾個月來尋找兼職的帖子增加了不少。據了解，近期尋找兼職的白領數量猛增兩成。

在一家外貿出口公司工作的高女士前不久在網上開了一家小店。她說：「因為我們是做外賣生意的，產品大都銷往國外超市，所以受金融海嘯影響還是比較大的。因此，為了不影響生活，我在淘寶網上開了一個銷售日用品的店，一個月能掙兩三千元，反正閑著也是閑著。」

網上小店是不少白領最常見的網上副業選擇。但除了開店，一些白領靠創意掙外快也收獲頗豐。威客是工作提供者和尋找工作方在互聯網上完成交易的一種模式。「給餐廳起個名字」、「為企業設計Logo」、「化妝品廣告文案」……這些五花八門的任務只要中標就可以做並由任務獲得不菲的報酬。自由、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安排是否接活兒，這是很多人選擇威客的原因。

據了解，威客網「豬八戒」如今已經擁有一百二十萬的威客註冊量，交易額累計已超過一千五百萬元。

隨著網購的走熱，網上砍價師也應運而生。房產類的砍價師聚集在焦點、搜房等購房置業網站論壇內為買房者提供意見並整理生意。網上秘書則是幫客戶負責預約、整理檔案、聯繫客戶等，誠信度高、有暢通管道的網上秘書有時候月收入也會過萬。

格子舖也是頗受白領喜歡的副業。花幾百塊錢租一個小格子，將自己的商品放進去賣，店家幫忙銷售、記賬、盤貨。這種省心、風除之外，藝術家教、外語翻譯、技術諮詢、個性投資等如今都成為白領熱衷的兼職崗位。而「打字」和「翻譯」以其技能相對簡單、門檻低、工作時間自由等優勢也頗受白領的青睞。

在北京做自由撰稿人已經兩年的李某說，從事副業能讓人多一些對別的工作的體驗，尋找更適合自己的工作，但他同時認為，應該在盡量做好本職工作的前提下從事副業。剛入職的年輕白領應看重自身職業規劃，避免眼高手低，但是如果過於功利而造成職業生涯規劃混亂，對未來的發展道路會有一定的影響。

玲君詩集 及其研究 白以眾 白以眾 范昕 編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我是 如是 我見 新組建的國家女排在五、六月份參加了十六場國際比賽，取得了十二勝四負的成績。這個「摸底考試」的成績雖不能用「驕人」來形容，但看她們比賽，仍感到鼓舞。

新的希望 言止善 我看的十一場比賽中最精彩的有三場。在崑山和古巴隊一戰，中國隊先失兩局，而後反敗為勝，贏得艱苦，但打出了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氣概。

難忘鄔麗雅娜 冬泉 愛國主義的真實、真切和真摯，在法捷耶夫的長篇小說《青年近衛軍》表現得何其淋漓盡致。一群天真無邪的少女在草地上愉快遊戲，忽聞遠方傳來隆隆的炮聲，令她們重返憂懼氛圍，鄔麗雅娜說：「我聽到這種聲音，再看到這麼明朗的天空，看到滿樹的青枝綠葉，感到腳底下被太陽曬得熱乎乎的青草，聞到草的香味，——我心裡就感到非常痛苦，彷彿這一切已經要永遠、永遠離開我了。」說得一點不錯，隆隆炮聲就是葬送許多人的喪鐘，而聽聞者只不過暫時活著，接下來，無數美好無辜的生命就要永遠墮入黑暗深淵了。

帽子 楊光治 帽子是連小孩也認識的普通衣物。它的功能，不外是遮陽、擋雨、保暖和裝飾。在我國古代，它的裝飾功能帶著濃厚的象徵意義：它被稱為「冠」，男子二十歲舉行加冠禮，以示成年。它與腰帶合稱為「冠帶」，喻指官員和士大夫。官員的帽子與車蓋合稱為「冠蓋」，天子、諸侯的帽子被稱為「冕」，「冠蓋雲集」的盛大場面和「冠冕堂皇」的莊嚴氣派至今仍令人遐想。

網上兼職客逍遙禦危機 網完成交易的一種模式。「給餐廳起個名字」、「為企業設計Logo」、「化妝品廣告文案」……這些五花八門的任務只要中標就可以做並由任務獲得不菲的報酬。自由、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安排是否接活兒，這是很多人選擇威客的原因。